**乡愁**

|  |
| --- |
|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1972.7.21 |

**扬子江船夫曲**

|  |
| --- |
| 我在扬子江的岸边歌唱，歌声响遍了岸的两旁。我抬起头来看一看东方，初升的太阳是何等的雄壮！　嗨哟，嗨哟，初生的太阳是何等的雄壮！顺风时扯一张白帆，把风儿装得满满；上水来拉一根铁链，把船儿背上青天！　嗨哟，嗨哟，把船儿背上青天！微笑的水面象一床摇篮，水面的和风是母亲的手。疯狂的浪头是一群野兽，拿船儿驮起就走！　嗨哟，嗨哟，拿船儿驮起就走！一辈子在水上流浪，我的家就是宽广：早饭在叙府吃过，晚饭到巴县再讲！　嗨哟，嗨哟，晚饭到巴县再讲！我在扬子江的岸边歌唱，歌声响遍了岸的两旁。我抬起头来看一看东方，初升的太阳是何等的雄壮！　嗨哟，嗨哟，初升的太阳是何等的雄壮！ —— 1949.6.10 于厦门 |

**当我死时**

|  |  |  |
| --- | --- | --- |
| 当我死时，葬我，在长江与黄河之间，枕我的头颅，白发盖着黑土。在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我便坦然睡去，睡整张大陆，听两侧，安魂曲起自长江，黄河两管永生的音乐，滔滔，朝东。这是最纵容最宽阔的床，让一颗心满足地睡去，满足地想，从前，一个中国的青年曾经，在冰冻的密西根向西了望，想望透黑夜看中国的黎明，用十七年未餍中国的眼睛饕餮地图，从西湖到太湖，到多鹧鸪的重庆，代替回乡。**乡愁四韵**

|  |
| --- |
| 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酒一样的长江水醉酒的滋味是乡愁的滋味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给我一张海棠红啊海棠红血一样的海棠红沸血的烧痛是乡愁的烧痛给我一张海棠红啊海棠红给我一片雪花白啊雪花白信一样的雪花白家信的等待是乡愁的等待给我一片雪花白啊雪花白给我一朵腊梅香啊腊梅香母亲一样的腊梅香母亲的芬芳是乡土的芬芳给我一朵腊梅香啊腊梅香 |
|  |

 |

**算命瞎子**

|  |
| --- |
| 凄凉的胡琴拉长了下午，偏街小巷不见个主顾；他又抱胡琴向黄昏诉苦：空走一天只赚到孤独！他能把别人的命运说得分明，他自己的命运却让人牵引：一个女孩伴他将残年度过，一根拐杖尝尽他世路的坎坷！ |

**招魂的短笛**

|  |
| --- |
| 魂兮归来，母亲啊，东方不可以久留，诞生台风的热带海，七月的北太平洋气压很低。魂兮归来，母亲啊，南方不可以久留，太阳火车的单行道七月的赤道灸行人的脚心。魂兮归来，母亲啊，北方不可以久留，驯鹿的白色王国，七月里没有安息夜，只有白昼。魂兮归来，母亲啊，异国不可以久留。小小的骨灰匣梦寐在落地窗畔，伴着你手栽的小植物们。归来啊，母亲，来守你火后的小城。春天来时，我将踏湿冷的清明路，葬你于故乡的一个小坟。葬你于江南，江南的一个小镇。垂柳的垂发直垂到你的坟上，等春天来时，你要做一个女孩子的梦，梦见你的母亲。而清明的路上，母亲啊，我的足印将深深，柳树的长发上滴着雨，母亲啊，滴着我的回忆，魂兮归来，母亲啊，来守这四方的空城。 |

**西螺大桥**

|  |
| --- |
| 矗然，钢的灵魂醒着 严肃的静铿锵着 西螺平原的海风猛撼着这座 力的图案，美的网，猛撼着这座 意志之塔的每一根神经， 猛撼着，而且绝望地啸着 而铁钉的齿紧紧咬着，铁臂的手紧紧握着 严肃的静。 于是，我的灵魂也醒了，我知道 既渡的我将异于 未渡的我，我知道 彼岸的我不能复原为 此岸的我 但命运自神秘的一点伸过来 一千条欢迎的臂，我必须渡河 面临通向另一个世界的 走廊，我微微地颤抖 但西螺平原的壮阔的风 迎面扑来，告我以海在彼端 我微微地颤抖，但是我 必须渡河！ 矗立着，庞大的沉默。 醒着，钢的灵魂。 　　　　　　　　　1958.3.13 附注：三月七日与夏菁同车北返，将渡西螺大桥，停车摄影多帧。守桥警员向我借望远镜窥望桥的彼端良久，且说：“守桥这么久，一直还不知那一头是什么样子呢！” |

**钟乳石**

|  |
| --- |
| 又是葡萄架顶悬着累累的夏，往事，竟成串了——被摘于异乡人微颤的手指，仍是那怯紫色的酸涩，仍是那不可企及的浑圆，那不可仰攀的成熟，与完整，与甜。今年的五月，一切依然如旧，光辉依然存在，但火的灵魂已死。也许我们已不再年轻，也许我们已不再流行，用心跳的次数计算下次约会的距离；也许白鸟已射落，天鹅湖已枯干，而小情人的红菱艳的鞋尖也不再叮叮点过我的梦境。逝了，邓肯，逝了，奥芬巴哈，逝了，安娜·巴芙罗娃；醒自疯狂的假面舞会，我们发现自己在古典的林荫大道上散步。而时间的长廊上充满了回音，我们不得不轻轻地窃语，向一尊残废了的美神的雕像。而灵魂的花岗岩穴里有原始的雕刻，以最初的怀念凿成。擎起火把我们发现那被遗忘的钟乳石与钟乳石，蛛网与蛛网……而时间的长廊上充满了回音。　　　　 1958年5月26日 |

**我之固体化**

|  |
| --- |
| 在此地，在国际的鸡尾酒里，我仍是一块拒绝溶化的冰——常保持零下的冷和固体的坚度。我本来也是很液体的，也很爱流动，很容易沸腾，很爱玩虹的滑梯。但中国的太阳距我太远，我结晶了，透明且硬，且无法自动还原。 1959．3．10 午夜附注：同班有菲律宾人，日本人，澳大利亚人，爱尔兰人，当然，还有美国的北佬们。 |

**天问**

|  |  |  |
| --- | --- | --- |
| 水上的霞光呵一条接一条，何以都没入了暮色了呢？地上的灯光呵一盏接一盏，何以都没入了夜色了呢？天上的星光呵一颗接一颗，何以都没入了曙色了呢？我们的生命呵一天接一天，何以都归于永恒了呢？而当我走时呵把我接走的，究竟是怎样的天色呢？是暮色吗昏昏？是夜色吗沉沉？是曙色吗耿耿？**火浴**

|  |
| --- |
| 一种不灭的向往 向不同的元素向不同的空间 至热 或者至冷不知该上升 或是该下降该上升如凤凰 在火难中上升或是浮於流动的透明 一氅天鹅一片纯白的形象 映着自我长颈与丰躯 全由弧线构成有一种欲望 要洗濯 也需要焚烧净化的过程 两者 都需要沉淀的需要沉淀 飘扬的 飘扬赴水为禽 扑火为鸟 火鸟与水禽则我应选择 选择哪一种过程西方有一只天鹅 游泳在冰海那是寒带 一种超人的气候那里冰结寂寞结冰寂是静止的时间 倒影多完整曾经 每一只野雁都是天鹅水波粼粼 似幻亦似真 在东方在炎炎的东 有一只凤凰从火中来的仍回到火中一步一个火种 蹈着烈焰烧死鸦族 烧不死凤雏一羽太阳在颤动的永恒里上升清者自清 火是勇士的行程光荣的轮回是灵魂 从元素到元素白孔雀 天鹅 鹤 白衣白扇时间静止 中间栖着智士 隐士永远流动 永远的烈焰涤净勇士的罪过 勇士的血则灵魂 你应该如何选择你选择冷中之冷或热中之热选择冰海或是选择太阳有洁净的灵魂啊恒是不洁或浴於冰或浴於火都是完成都是可慕的完成 而浴於火火浴更可慕 火浴更难火比水更透明 比火更深火啊 永生之门 用死亡拱成用死亡拱成 一座弧形的挑战说 未拥抱死的 不能诞生是鸦族是凤裔决定在一瞬一瞬间 咽火的那种意志千杖交笞 接受那样的极刑向交诟的千舌坦然大呼我无罪！ 我无罪！ 我无罪！ 烙背黥面 我仍是我 仍是清醒的我 灵魂啊 醒者何辜张扬燃烧的双臂 似闻远方时间的飓风在啸呼我的翅膀毛发悲泣 骨骸呻呤 用自己的血液煎熬自己 飞 凤雏 你的新生乱曰:我的歌是一种不灭的向往我的血沸停腾 为火浴灵魂蓝墨水中 听 有火的歌声扬起 死后更清晰 也更高亢 |

**或者所谓春天**

|  |
| --- |
| 或者所谓春天也不过就在电话亭的那边厦门街的那边有一些蠢蠢的记忆的那边航空信就从那里开始眼睛就从那里忍受邮戳邮戳邮戳各种文字的打击或者所谓春天最后也不过就是这样子一些受伤的记忆一些欲望和灰尘或者所谓春天也只是一种清脆的标本一张书签曾是水仙或蝴蝶 |

 |

**银叶板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那一棵老树会把自己的故事说的这么露骨呢？不必寻根了，一切的传说赤裸裸都罗列在眼前半亩的龙骨嶙峋，蛟筋杂错蟠踞成一只飞不去的海妖轻一点吧，嘘，轻一点防他突然会醒来千只蠕蠢，把你拌一跤**民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传说北方有一首民歌只有黄河的肺活量能歌唱从青海到黄海　风　也听见　沙　也听见如果黄河冻成了冰河还有长江最最母性的鼻音从高原到平原　鱼　也听见　龙　也听见如果长江冻成了冰河还有我，还有我的红海在呼啸从早潮到晚潮　醒　也听见　梦　也听见有一天我的血也结冰还有你的血他的血在合唱从Ａ型到Ｏ型　哭　也听见　笑　也听见　　　　 　1971.12.18**海棠纹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向忘了左胸口有一小块伤痕为什么会在那里，是刀挑的，还是剑削的，还是谁温柔的唇不温柔的阻咒所吻？直到晚年心脏发痛的那天从镜中的裸体他发现那块疤，那块疤已长大谁当胸一掌的手印一只血蟹，一张海棠纹身那扭曲变貌的图形他惊视那海棠究竟是外伤还是内伤再也分不清**莲的联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已经进入中年，还如此迷信 迷信着美对此莲池，我欲下跪想起爱情已死了很久 想起爱情最初的烦恼，最后的玩具想起西方，水仙也渴毙了 拜伦的坟上为一只死蝉，鸦在争吵战争不因海明威不在而停止 仍有人喜欢在这种火光中来写日记虚无成为流行的癌症 当黄昏来袭许多灵魂便告别肉体我的却拒绝远行，我愿在此 伴每一朵莲守小千世界，守住神秘是以东方甚远，东方甚近 心中有神则莲合为座，莲叠如台诺，叶何田田，莲何翩翩 你可能想象美在其中，神在其上我在其侧，我在其间，我是蜻蜓 风中有尘有火药味。需要拭泪，我的眼睛 1961．11．10**问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偶然，在停电的晚上一截白蜡烛有心伴我去探久已失落的世界看它殷勤带路的姿势和眷眷照顾着我的清光是那样熟悉而可亲不免令人怀疑它就是小时后巴山夜雨陪我念书到梦的边缘才黯然化烟而去的那枝每一截蜡烛有一段故事用蕊心细细地诉给火听桌上的那一截真的就是四十年前相望的那枝？真的就是吗，烛啊，我问你一阵风过你轻轻地摇头有意无意地像在说否有意无意地又像在说是就算你真是从前的那截在恍然之间被我认出又怎能指望，在摇幻的光中你也认得出这就是我认出眼前，咳，这陌生的白发就是当日乌丝的少年？**等你，在雨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等你，在雨中，在造虹的雨中　蝉声沉落，蛙声升起一池的红莲如红焰，在雨中你来不来都一样，竟感觉　每朵莲都像你尤其隔着黄昏，隔着这样的细雨永恒，刹那，刹那，永恒　等你，在时间之外在时间之内，等你，在刹那，在永恒如果你的手在我的手里，此刻　如果你的清芬在我的鼻孔，我会说，小情人诺，这只手应该采莲，在吴宫　这只手应该摇一柄桂浆，在木兰舟中一颗星悬在科学馆的飞檐　耳坠子一般的悬着瑞士表说都七点了。忽然你走来步雨后的红莲，翩翩，你走来　像一首小令从一则爱情的典故里你走来从姜白石的词里，有韵地，你走来　　　　 1962.5.27夜**碧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十六柄桂浆敲碎青琉璃几则罗曼史躲在阳伞下我的，没带来的，我的罗曼史在河的下游如果碧潭再玻璃些就可以照我忧伤的侧影如果蚱蜢舟再蚱蜢些我的忧伤就灭顶八点半。吊桥还未醒暑假刚开始，夏正年轻大二女生的笑声在水上飞飞来蜻蜓，飞去蜻蜓飞来你。如果你栖在我船尾这小舟该多轻这双浆该忆起谁是西施，谁是范蠡那就划去太湖，划去洞庭听唐朝的猿啼划去潺潺的天河看你发，在神话里就覆舟。也是美丽的交通失事了你在彼岸织你的锦我在此岸弄我的笛从上个七夕，到下个七夕**在冷战的年代**

|  |
| --- |
| 在冷战的年代，走下新生南路他想起那热战，那热烘烘的抗战想起芦沟桥，怒吼，桥上所有的狮子向武士刀，对岸的樱花武士“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想起一个民族，怎样在同一个旋律里咀嚼流亡从山海关到韶关。 他的家在长城，不，长江以南，但是那歌调每一次，都令他心酸酸，鼻子酸酸“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歌，是平常的歌，不平常是唱歌的年代，一起唱的人一起流亡，在后方的一个小镇一千个叮咛，一千次敲打邮戳敲打谁人的叮咛两种面貌是流亡的岁月正面，是邮票，反面，是车票一首旧歌，一枚照明弹二十年前的记忆，忽然，被照明在冷战的年代，走下新生南路他想起，那音乐会上，刚才十七岁，最多是十八，那女孩还不曾诞生，在他唱歌的年代今夜那些听众，一大半，还不曾诞生不知道什么是英租界，日本租界滇缅路，青年军，草鞋，平价米，草鞋空空洞洞，防空洞中的岁月，“月光光照他乡”，月光之外，夷烧弹的火光停电夜，大轰炸的前夜，也是那样那样一个晚会，也是那样好乖好灵的一个女孩唱同样的那一只歌，唱得不好，但令他激动而流泪“不要难过了”，笑笑，她说“月亮真好，我要你送我回去”后来她就戴上了他的指环将爱笑的眼睛，盖印一样盖在婷婷和幺幺的脸上那竟是——念多年前的事了天上的七七，地上的七七她的墓在观音山，淡水对岸去年的清明节，前年的清明走下新生南路，在冷战的年代他想起，清清冷冷的公寓一张双人旧床在等他回去“月亮真好，我要你送我回去”想起如何，先人的墓在大陆妻的墓在岛上，幺幺和婷婷都走了，只剩下他一人三代分三个，不，四个世界长城万里，孤蓬万里，月亮真好，他说一面走下新生南路，在冷战的年代 1968.5.7 |

**灰鸽子**

|  |
| --- |
| 废炮怔怔地望着远方灰鸽子在草地上散步含含糊糊的一种诉苦，嘀咕嘀咕嘀咕一整个下午的念珠数来数去未数清海的那边一定有一个人在念我有一片唇在惦我有一张嘴在呵我呵痒下午的耳朵下午敏感的耳朵仰起，在玉蜀黍田里盛好几英里的寂寞向晚的日色，冰冰弥满珍珠色的云层灰鸽子在废炮下散步一种含含糊糊的诉苦含含糊糊在延续 1966年3月29日 |

**大江东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大江东去，浪涛腾跃成千古 太阳升火，月亮沉珠 哪一波是捉月人？ 哪一浪是溺水的大夫？ 赤壁下，人吊髯苏犹似髯苏在吊古 听，鱼龙东去，扰扰多少水族 当我老去，千尺白发飘 该让我曳着离骚 袅袅的离骚曳我归去 汩罗，采石矶之间让我游泳 让不朽的大江为我涤罪 冰肌的江水祝我永生 恰似母亲的手指，孩时 呵痒轻轻，那样的触觉 大江东去，千唇千靥是母亲 舔，我轻轻，吻，我轻轻 亲亲，我赤裸之身 仰泳的姿态是吮吸的资态 源源不绝五千载的灌溉 永不断奶的圣液这乳房 每一滴，都甘美也都悲辛 每一滴都从昆仑山顶 风里霜里和雾里 幕 旷旷神话里走来 大江东去，龙 平媒 向太阳 龙尾黄昏，龙首探入晨光 龙鳞翻动历史，一鳞鳞 一页页，滚不尽的水声 胜者败败者胜高低同样是浪潮 浮亦永恒沉亦永恒 顺是永恒逆是永恒 俯泳仰泳都必须追随 大江东去，枕下终夜是江声 侧左，滔滔在左耳 侧右，滔滔在右颊 侧侧转转 挥刀不断 失眠的人头枕三峡**下次的约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临别殷勤重寄词 词中有誓两心知当我死时，你的名字，如最后一瓣花自我的唇上飘落。你的手指是一串串钥匙，玲玲珑珑握在我手中，让我开启让我豁然开启，哪一扇门？握你的手而死是幸运的听你说，你仍爱我，听你说凤凰死后还有凤凰春天死后还有春天，但至少有一个五月曾属于我们每一根白发仍为你颤抖，每一根潇骚都记得旧时候，记得你踩过的地方绽几朵红莲你立的地方喷一株水仙你立在风中，裙也翩翩，发也翩翩覆你的耳朵于我的胸膛听我的心说，它倦了，倦了它已经逾龄，为甄甄啊甄甄它跳得太强烈，跳得太频爱情给它太重的负荷，爱情爱情的一端在此，另一端在原始。 上次约会在蓝田再上次，在洛水之滨在洪荒，在沧海，在星云的叆叆在记忆啊记忆之外，另一端爱情下次的约会在何处，在何处？你说呢，你说，我依你（你可相信轮回，你可相信？）死亡的黑袖挡住，我看不清楚，可是嗯，我听见了，我一定去**白玉苦瓜**

|  |  |  |  |  |  |
| --- | --- | --- | --- | --- | --- |
|  ——故宫博物院所藏 似醒似睡，缓缓的柔光里 似悠悠醒自歉年的大寐 一只瓜从从容容在成熟 一只苦瓜，不再是色苦 日磨月磋琢出深孕的清莹 看茎须缭绕，叶掌抚抱 哪一年的丰收想一口要吸尽 古中国喂了又喂的乳浆 完满的圆腻啊酣然而饱 那触角，不断向外膨胀 充实每一粒酪白的葡萄 直到瓜尖，仍翘着当日的新鲜 茫茫九州只缩成一张舆图 小时候不知道将它叠起 一任摊开那无穷无尽 硕大似记忆母亲，她的胸脯 你便向那片肥沃匍匐用蒂用根索她的恩液 苦心的慈悲苦苦哺出 不幸呢还是大幸这婴孩 钟整个大陆的爱在一只苦瓜 皮鞋踩过，马蹄踩过 重吨战车的履带踩过 一丝伤痕也不曾留下 只留下隔玻璃这奇迹难信 犹带着后土依依的祝福 在时光以外奇异的光中 熟着，一个自足的宇宙 饱满而不虞腐烂，一只仙果 不产生在仙山，产在人间 久朽了，你的前身，唉，久朽 为你换胎的那手，那巧腕 千眄万睐巧将你引渡 笑对灵魂在白玉里流转 一首歌，咏生命曾经是瓜而苦 被永恒引渡，成果而甘　　　　　　　　1974.2.11**永远，我等**

|  |  |  |  |  |
| --- | --- | --- | --- | --- |
| 如果早晨听见你倾吐，最美的那动词，如果当晚就死去我又何惧？当我爱时必爱得凄楚，若不能爱得华丽你的美无端地将我劈伤，今夏只要伸臂，便有奇迹降落在摊开的手掌，便有你的降落在我的掌心，莲的掌心例如夏末的黄昏，面对满池清芬面对静静自燃的灵魂究竟哪一朵，哪一朵会答应我如果呼你的小名？只要池中还有，只要夏日还有一瓣红艳，又何必和你见面？莲是甄甄的小名，莲即甄甄一念甄甄，见莲即见人只要心中还有，只要梦中还有还有一瓣清馨，即夏已弥留即满地残梗，即漫天残星，不死的仍是莲的灵魂永远，我等你分唇，启齿，吐那动词凡爱过的，远不遗忘。反受过伤的永远有创伤。我的伤痕红得惊心，烙莲花形**夜色如网**

|  |
| --- |
| 你知道夜色迷离是怎样来袭的吗？从海上？一盏渔火接一盏渔火？从陆上？一柱路灯接一柱路灯？从风上？一只归鸟接一只归鸟？恢恢的天网疏而不漏撒网的手向无中生有你知道是怎样放怎样收的吗？看坡下斜斜的一行马尾松须发蓬茸，背光的姿态愈来愈暧昧，也愈朦胧面海的那扇长窗正要说暮色来了忽然一变色说，夜色来了说，灰茫茫的天网无所遗漏正细孔密洞在收口无论你在天涯的什么半岛地角的什么楼 |

**月光光**

|  |  |  |
| --- | --- | --- |
| 月光光，月是冰过的砒霜月如砒，月如霜落在谁的伤口上？恐月症和恋月狂迸发的季节，月光光幽灵的太阳，太阳的幽灵死星脸上回光的反映恋月狂和恐月症祟着猫，祟着海祟着苍白的美妇人太阴下，夜是死亡的边境偷渡梦，偷渡云现代远，古代近恐月症和恋月狂太阳的膺币，铸两面侧像海在远方怀孕，今夜黑猫在瓦上诵经恋月狂和恐月症苍白的美妇人大眼睛的脸，贴在窗上我也忙了一整夜，把月光掬在掌，注在瓶分析化学的成份分析回忆，分析悲伤恐月症和恋月狂，月光光**狗尾草**

|  |  |
| --- | --- |
| 总之最后谁也辩不过坟墓死亡，是唯一的永久地址譬如吊客散后，殡仪馆的后门朝南，又怎样？朝北，又怎样？那柩车总显出要远行的样子总之谁也拗不过这桩事情至于不朽云云或者仅仅是一种暗语，为了夜行灵，或者不灵，相信，或者不相信最后呢谁也不比狗尾草更高除非名字上升，象星象去看齐去参加里而克或者李白此外一切都留在草下名字归名字，骷髅归骷髅星归星，蚯蚓归蚯蚓夜空下，如果有谁呼唤上面，有一种光下面，有一只蟋蟀隐隐象要回答**黄昏**

|  |
| --- |
| 倘若黄昏是一道寂寞的关西门关向晚霞的匆匆的鞍上客啊，为何不见进关来，只见出关去？而一出关去就中了埋伏晚霞一翻全变了黑旗再回头，西门已闭——几度想问问蝶上的边卒只见蝙蝠在上下扑打着噢，一座空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蛛网**暮色是一只诡异的蜘蛛蹑水而来袭复足暗暗地起落平静的海面却不见踪迹也不知要向何处登陆只知道一回顾你我都已被擒落进它吐不完的灰网里去了**中元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穷碧落下黄泉 　　　　两处茫茫皆不见 月是情人和鬼的魂魄，月色冰冰 燃一盏青焰的长明灯 中元夜，鬼也醒着，人也醒着 人在桥上怔怔地出神 伸冷冷的白臂，桥栏拦我 拦我捞李白的月亮 月光是幻，水中月是幻中幻，何况 今夕的中元，人和鬼一样可怜 可怜，可怜七夕是碧落的神话 落在人间。中秋是人间的希望 寄在碧落。而中元 中元属于黄泉，另一度空间 如果你玄衣飘飘上桥来，如果 你哭，在奈何桥上你哭 如果你笑，在鹊桥上你笑 我们是鬼故事，还是神话的主角？ 终是太阴浸浸，幽光柔若无棱 飘过来云，飘过去云 恰似青烟缭绕着佛灯 桥下磷磷，桥上磷磷，我的眸 胍嗔琢自？月是盗梦的怪精，今夕，回不回去？ 彼岸魂挤，此岸魂挤 回去的路上魂魄在游行 而水，在桥下流泪，泪，在桥流**所谓永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所谓永恒岂非是怕鬼的夜行人用来壮胆的一句口令在吹熄火把的黑风里向前路的过客或后路的来人间或远远打一声招呼暗传一个动人的传说说是有一座不夜城野花绽蕊迸放的千灯边界一过赫然就在望从不可逼视的中央广场迎面激射而来的那路，原来是一道光**与永恒拔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输是最后总归要输的连人带绳都跌过界去于是游戏终止——又一场不公平的竞争但对岸的力量一分神也会失手，会踏过界来一只半只留下脚印的奇迹，愕然天机惟暗里，绳索的另一头紧而不断，久而愈强究竟，是怎样一个对手踉跄过界之前谁也未见过只风吹星光颤不休剩我与永恒拔河 1978．2**戏李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你曾是黄河之水天上来阴山动龙门开而今反从你的句中来惊涛与豪笑万里涛涛入海那轰动匡卢的大瀑布无中生有不止不休黄河西来，大江东去此外五千年都已沉寂有一条黄河，你已够热闹的了大江，就让给苏家那乡弟吧天下二分都归了蜀人你踞龙门他领赤壁**寻李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痛饮狂歌空度日 飞扬跋扈为谁雄那一双傲慢的靴子至今还落在高力士羞愤的手里，人却不见了把满地的难民和伤兵把胡马和羌笛交践的节奏留给杜二去细细的苦吟自从那年贺知章眼花了认你做谪仙，便更加佯狂用一只中了魔咒的小酒壶把自己藏起来，连太太也寻不到你怨长安城小而壶中天长在所有的诗里你都预言会突然水遁，或许就在明天只扁舟破浪，乱发当风——而今，果然你失了踪树敌如林，世人皆欲杀肝硬化怎杀得死你？酒放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口一吐就半个盛唐从一元到天宝，从洛阳到咸阳冠盖满途车骑的嚣闹不及千年后你的一首水晶绝句轻叩我额头当地一弹挑起的回音一贬世上已经够落魄再放夜郎母乃太难堪至今成谜是你的籍贯陇西或山东，青莲乡或碎叶城不如归去归哪个故乡？凡你醉处，你说过，皆非他乡失踪，是天才唯一的下场身后事，究竟你遁向何处？狼啼不住，杜二也苦劝你不住一回头四窗下竟已白头七仙，五友，都救不了你了匡山给雾锁了，无路可入仍炉火示纯青，就半粒丹砂怎追蹑葛洪袖里的流霞？樽中月影，或许那才你故乡常得你一生痴痴地仰望？而无论出门向西哭，向东哭长安却早已陷落二十四万里的归程也不必惊动大鹏了，也无须招鹤只消把酒杯向半空一扔便旋成一只霍霍的飞碟诡缘的闪光愈转愈快接你回传说里去 1980.4.27**风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我的心是七层塔檐上悬挂的风铃叮咛叮咛咛此起彼落，敲叩着一个人的名字——你的塔上也感到微震吗？这是寂静的脉搏，日夜不停你听见了吗，叮咛叮咛咛？这恼人的音调禁不胜禁除非叫所有的风都改道铃都摘掉，塔都推倒只因我的心是高高低低的风铃叮咛叮咛咛此起彼落敲叩着一个人的名字**寄给画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他们告诉我，今年夏天你或有远游的计划去看梵谷或者徐悲鸿带着画架和一头灰发和豪笑的四川官话你一走台北就空了，吾友长街短巷不见你回头又是行不得也的雨季黑伞满天，黄泥满地怎么你不能等到中秋？只有南部的水田你带不走那些土庙，那些水牛而一到夏天的黄昏总有一只，两只白鹭彷佛从你的水墨画图记起了什么似的，飞起 1981.5.28 于厦门街的雨巷**布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阴天的笛手，用叠句迭迭地吹奏嘀咕嘀咕嘀咕苦苦呼来了清明和满山满谷的雨雾那低回的永叹调里总是江南秧田的水意当蝶伞还不见出门蛙鼓还没有动静你便从神农的古黄历里一路按节气飞来躲在野烟最低迷的一角一声声苦催我归去不如归去吗，你是说，不如归去？归那里去呢，笛手，我问你小时候的田埂阡阡连陌陌暮色里早已深深地陷落不能够从远处伸来来接我回家去了扫暮的路上不见牧童杏花村的小店改卖了啤酒你是水墨画也画不出来的细雨背后的那种乡愁放下怀古的历书我望着对面的荒山上礼拜天还在犁地的两匹悍然牛吼的挖土机 1984.3.19**控诉一支烟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用那样蛮不讲理的姿态翘向南部明媚的青空一口又一口，肆无忌惮对着原是纯洁的风景像一个流氓对着女童喷吐你满肚子不堪的脏话你破坏朝霞和晚云的名誉把太阳挡在毛玻璃的外边有时，还装出戒烟的样子却躲在，哼，夜色的暗处向我噩梦的窗口，偷偷地吞吐你听吧，麻雀都被迫搬了家风在哮喘，树在咳嗽而你这毒瘾深重的大烟客啊仍那样目中无人，不肯罢手还随意掸着烟屑，把整个城市当做你私有的一只烟灰碟假装看不见一百三十万张——不，两百六十万张肺叶被你熏成了黑恹恹的蝴蝶在碟里蠕蠕地爬动，半开半闭看不见，那许多噱噱的眼瞳 正绝望地仰向连风筝都透不过气来的灰空 1986．2**珍珠项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滚散在回忆的每一个角落半辈子多珍贵的日子以为再也拾不拢来的了却被那珠宝店的女孩子用一只蓝磁的盘子带笑地托来我面前，问道十八寸的这一条，合不合意？就这么，三十年的岁月成串了一年还不到一寸，好贵的时光啊每一粒都含着银灰的晶莹温润而圆满，就像有幸跟你同享的每一个日子每一粒，晴天的露珠每一粒，阴天的雨珠分手的日子，每一粒牵挂在心头的念珠串成有始有终的这一条项链依依地靠在你心口全凭这贯穿日月十八寸长的一线因缘 1986．9．2 结婚三十周年纪念**梦与地理**

|  |  |  |  |
| --- | --- | --- | --- |
| 轮廓像一匹侧踞的海？ 岬头那一座怪岩的背后如果我一直走向前就是错落的澎湖了吗？再过来，挡在那块小石矶后该是厦门呢，还是汕头？——都不过是到台北的距离如果，这四方红楼的文学院面海的排窗是西南偏西那一艘舷影迷幻的货船是正对着呢，还是斜对着香港？而那么壮烈的霞光啊早已成灰的越南，再烧一次吗？疑惑的望眼镜来回梭巡——双筒的圆镜，七点五倍那是向一位同事借来准备今晚寻哈雷彗星大地多碍而太空无阻对这些梦与地理之间的问题镜中千叠的远浪尽处一根水平线若有若无是海全部的答覆**与李白同游高速公路**

|  |
| --- |
| 刚才在店里你应该少喝几杯进口的威士忌不比鲁酒太烈了，要怪那汪伦摆什么阔呢，尽叫胡姬一遍又一遍向杯里乱斟你应该听医生的劝告，别听汪伦肝硬化，昨天报上不是说已升级为第七号杀手了么？刚杀了一位武侠名家你一直说要求仙，求侠是昆仑太远了，就近向你的酒瓶去寻找邋遢侠和糊涂仙吗？——啊呀要小心，好险哪超这种货柜车可不是儿戏慢一点吧，慢一点，我求求你这几年交通意外的统计不下於安史之乱的伤亡这跑天下呀究竟不是天马跑高速公路也不是行空限速哪，我的谪仙，是九十公里你怎么开到一百四了？别再做游仙诗了，还不如去看张史匹堡的片子——咦，你听，好像不祥的警笛追上来了，就靠路旁吧跟我换一个位子，快，千万不能让交警抓到你醉眼驾驶血管里一大半流着酒精诗人的形象已经够坏了批评家和警察同样不留情身分证上，是可疑的「无业」别再提什么谪不谪仙何况你的驾照上星期早因为酒债给店里扣留了高力士和议员们全都得罪光啦贺知章又不在，看谁来保你？——六千块吗？算了我先垫等《行路难》和《蜀道难》的官司都打赢了之后，版税到手再还我好了：也真是不公平出版法那像交通规则天天这样严重地执行？要不是王维一早去参加辋川污染的座谈会我们原该搭他的老爷车回屏东去的 |

**欢呼哈雷**

|  |  |
| --- | --- |
|  ——Hail Halley， Hallelujah Halley.星际的远客，太空的浪子一回头人间以是七十六年后半壁青穹是怎样的风景光年是长亭或是短亭银发飞扬，白氅飘飘曳着独行侠终古的寂寞犯次妃，冲紫微，横渡澹澹的天河古册里出没无常的行踪乱了星宿井然的秩序惊动帝王与孩童，带来恶梦战争，革命，瘟疫，与横死钦天监不知该怎么解释市井的童谣，江湖的俚调也不能要等哈雷，你忘年的知己用一条抛物线的细细向洪荒深处的星族光谱去追踪你飘泊的身世如谜从此你有了一个俗名再回头来寻你人世的知音挥舞那样显赫的信号来为他作证，却晚了十六年先知，哎，总是踽踽的早客等不及迎接自己的预言像一枝回力镖你斜刺里飞来逆着所有行星的航道所有的望远镜都在瞄准整个剧场在兴奋地等待主角从夜的最暗处登台今年最轰动的天外来宾看镜中，你触目的侧影潇洒的长发梳了又刷迎着大火球刮来的飓风太阳广场的坦坦荡荡绕着一个空旷的Ｕ形你正在大转弯，准备回程一九八四，当代的预言刚过又见你远从古代的传说拖来扫帚的阴影 真可怜惶恐的人类无告又无助还承受得了多少的威胁呢地上的人祸怎能推诿给天灾你真的是扫帚 就挥帚吧扫去我们心头的凶兆独来独往的壮士，是你七十六年成一劫，你度了几劫是什么天谴冥冥在逐你放你到冥王星荒冷的边境回望太阳一只病萤不甘长做黑狱的死犯你总是突围而出，来投奔太阳灿烂的巡礼，来膜拜火光你永远奔驰在轮回的悲剧一路扬着朝圣的长旗让我 也举镜向你致敬吧亿万的镜头，今夜，都向你举起六寸的短镜筒，一头是悠悠无极的天象，一头是匆匆有情的人间 究竟这一头有几个人能够等你下一个轮回翩然来归至少我已经不能够 我的白发纵有叁千丈怎跟你比长下次你路过，人间已无我但我的国家，依然是五岳向上一切江河依然是滚滚向东民族的意志永远向前向着热腾腾的太阳，跟你一样　　　　　　1985耶诞于西子湾**蜀人赠扇记**

|  |
| --- |
| 　　　　——问我乐不思蜀吗？　　　　　　不，我思蜀而不乐十八根竹骨旋开成一把素扇那清瘦的蜀人用浑圆的字体为我录一阕《临江仙》，金人所填辗转托海外的朋友代赠说供我“聊拂残暑”，看落款日期是寅年的立秋，而今历书说，白露都开始降了挥着扇子，问风，从何处吹来？从西子湾头吗，还是东坡的故乡？眺望海峡，中原何尝有一发？当真，露，从今夜白起的吗？而月，当真来处更分明？原非蜀人，在抗战的年代当太阳旗遮暗了中原的太阳夷烧弹闪闪炸亮了重庆川娃儿我却做过八年挖过地瓜，捉过青蛙和萤火一场骤雨过后，拣不完满地银杏的白果，向温柔的桐油灯光烤出香熟的哔哔剥剥夏夜的黄葛树下，一把小蒲扇轻轻摇撼满天的星斗在我少年的盆地嘉陵江依旧日夜在奔流，回声隐隐犹如四声沉稳的川话四十年后仍流在我齿唇四十年后每一次听雨滂沱落在屋后的寿山那一片声浪仍像在巴山君问归期，布谷都催过多少遍了海峡寂寞仍未有归期，恰似九百年前，隔着另一道海峡另一位诗人望白了须发想当日，苏家的游子出川乘着混茫的大江东去滚滚的浪头永远不回头而我入川才十岁，出川已十八同样的滔滔送我，穿过巴峡和巫峡同样是再也回不了头，再回头还有岸吗，是怎样的对岸？挥着你手题的细竹素扇在北回归线更向南，夏炎未残说什么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对着货柜船远去的台海深深念一个山国，没有海岸 敌机炸后的重庆 文革劫罢的成都 少年时我的天府 剑阁和巫峰锁住问今日的蜀道啊行路有多难？　　　 1987．9．6 |

 |

 |

**中元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水银的月光浸满我一床是童年派来寻我的吗？为了遗失的什么东西？我却是怎么也想不起只见暧昧的眼光里，一截手臂是我的吗，沉落在水底有待考证的一段古迹清辉如此珍贵，要是就酣岁岂非辜负了婵娟，犯了雅罪？猛然我朝外一个翻身和满月撞了个照面避也避不及的隐失啊一下子撞破了几件？更可惊的，看哪，是月光竟透我而过，不留影子我听见童年在外面叫我树影婆娑，我推窗而应一阵风将我挟起飘飘然向着那一镜鬼月一路吹了过去 1987.9.8**向日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木槌在克莉丝蒂的大厅上　going　going　gone砰然的一响，敲下去三千九百万元的高价买断了，全场紧张的呼吸买断了，全世界惊羡的眼睛买不回，断了，一只耳朵买不回，焦了，一头赤发买不回，松了，一嘴坏牙买不回匆匆的叁十七岁木槌举起，对着热烈的会场手枪举起，对着寂寞的心脏　断耳，going　赤发，going　坏牙，going　恶梦，going　羊癫疯，going　日记和信，going　医师和病床，going　亲爱的弟弟啊，going砰然的一声，gone一颗慷慨的心脏并成满地的向日葵满天的太阳 1988.4后记：一九八七年三月三十日，梵谷诞辰九十七周年，他的一幅向日葵在伦敦克莉丝蒂拍卖公司卖出，破纪录的高价是美金三千九百八十五万元。Going，going，gone是拍卖成交时的吆喝，语终而木槌敲下。**秦俑**

|  |  |  |  |  |  |
| --- | --- | --- | --- | --- | --- |
| 　　　　——临潼出土战士陶俑铠甲未解，双手犹紧紧地握住我看不见的弓箭或长矛如果钲鼓突然间敲起你会立刻转身吗，立刻向两千年前的沙场奔去去加入一行行一列列的同袍？如果你突然睁眼，威武闪动胡髭翘着骁悍与不驯吃惊的观众该如何走避？幸好，你仍是紧闭着双眼，似乎已惯於长年阴间的幽暗乍一下子怎能就曝光？如果你突然开口，浓厚的秦腔又兼古调，谁能够听得清楚？隔了悠悠这时光的河岸不知有汉，更无论后来你说你的咸阳吗，我呢说我的西安事变，谁能说得清长安的棋局？而无论你的箭怎样强劲再也射不进桃花源了问今世是何世吗，我不能瞒你始皇的帝国，车同轨，书同文威武的黑旗从长城飘扬到交址只传到二世，便留下了你，战士留下满坑满谷的陶俑严整的纪律，浩荡六千兵骑　　岂曰无衣　　与子同袍　　王于兴师　　修我戈矛慷慨的歌声里，追随着祖龙统统都入了地下，不料才三年外面不再是姓嬴的天下不再姓嬴，从此我们却姓秦秦哪秦哪，番邦叫我们秦哪秦哪，黄河清过了几次？秦哪秦哪，哈雷回头了几回？黑漆漆禁闭了两千年后约好了，你们在各地出土在博物馆中重整队伍眉目栩栩，肃静无哗的神情为一个失踪的帝国作证而喧嚷的观众啊，我们一转眼也都会转入地下要等到哪年啊哪月啊才出土啊不能，我们是血肉之身转眼就朽去，像你们陪葬的贵人只留下不朽的你们，六千兵马潼关已陷，唉，咸阳不守阿房宫的火灾谁来抢救？ 只留下再也回不去了的你们，成了隔代的人质，永远的俘虏叁缄其口岂止十二尊金人？始作俑者谁说无后呢，你们正是最尊贵的后人，不跟始皇帝遁入过去却跟徐福的六千男女奉派向未来探讨长生 1988.4**鼎湖的神话**

|  |  |  |  |  |
| --- | --- | --- | --- | --- |
| 锈的是盘古公公的钢斧劈出昆仑山的那一柄蛀的是老酋长轩辕的乌号射穿蚩尤的那一张涿鹿，涿鹿在甲骨文里雪人在世界的屋脊上拾到鹏的遗羽 当黄河改道乾河床上赫然有麒麟的足印五百年过去后还有五百年喷射云中飞不出一只凤凰龙被证实为一种看云的爬虫表弟们，据说我们是射日的部落有重瞳的酋长，有彩眉的酋长有马喙的酋长，卵生的酋长不信你可以去问彭祖彭祖看不清仓颉的手稿去问老子，老子在道德经里直霎眼睛去问杞子，杞子躲在防空洞里拒绝接受记者的访问早该把古中国捐给大英博物馆表弟们，去撞倒的不周山下坐在化石上哭一个黄昏把五彩石哭成缤纷的流星雨而且哭一个夜，表弟们把盘古的眼睛哭成月蚀而且把头枕在山海经上而且把头枕在嫘祖母的怀里而且续五千载的黄梁梦，在天狼星下梦见英雄的骨灰在地下复燃当地上踩过奴隶的行列**对灯**

|  |
| --- |
| 值得活下去的晚年，无论多孤单必须醒着的深夜，就像今晚当浑然的涛声把不安的世界轻轻摇成了一梦：港内的船山下的街道，临室的妻案上的鼾息应着水上的风声可幸还留下这一盏灯伴我细味空空的长夜无论这一头白发的下面还压着多少激怒与哀愁这不肯放手的右手 当一切都已经握不住了 尤其是岁月还想乘筋骨未钝腕血未冷向命运索取来此的意义而你 灯啊 总是照顾在近旁青睐脉脉三尺的温馨凡我要告诉这世界的秘密无论笔触多么的轻细你都认为是紧要的耳语不会淹没於鼾声 风更保证 当最后我也睡下你仍会亮在此地 只为了守在梦外 要把我的话传给必须醒着的人 |

**浪子回头**

|  |  |  |
| --- | --- | --- |
| 鼓浪屿鼓浪而去的浪子清明节终于有岸可回头掉头一去是风吹黑发回首再来已雪满白头一百六十涅这海峡，为何渡了近半个世纪才到家？当年过海是三人同渡今日着陆是一人独飞哀哀父母，生我劬劳一穴双墓，早已安息在台岛只剩我，一把怀古的黑伞撑着清明寒雨的霏霏不能去坟头上香祭告说，一道海峡像一刀海峡四十六年成一割，而波分两岸旗飘二色，宇有繁简书有横直，各有各的气节不变的仍是廿四个节气布谷鸟啼，两岸是一样的咕咕木棉花开，两岸是一样的艳艳一切仍依照神农的历书无论在海岛或大陆，春雨绵绵在杜牧以后或杜牧以前一样都沾湿钱纸与香灰浪子已老了，惟山河不变沧海不枯，五老的花岗石不烂母校的钟声悠悠不断，隔着一排相思树淡；定的雨雾从四十年代的尽头传来恍惚在唤我，逃学的旧生骑着当日年少的跑车去白墙红瓦的囊萤楼上课一阵掌声劈拍，把我在前排从钟声的催眠术里惊醒主席的介绍词刚结束几百双年轻的美目，我的听众也芷找隔代的学妹和学弟都炯炯向我聚焦．只等迟归的校友，新到的贵宾上台讲他的学术报告 1995．4**与海为邻**

|  |  |
| --- | --- |
| 与海为邻住在无尽蓝的隔壁却无壁可隔一无所有却拥有一切最豪爽的邻居不论问他什么总是答你无比开阔的一脸盈盈笑意脾气呢当然不会都那么好若是被风顶撞了也真会咆哮呢白沫滔滔绝壁，灯塔，长堤一波波被他笞打所有的船只从舴艋到艨艟都拿来出气有谁比他更坦坦荡荡的呢？有谁又比他隐藏着更富的珍宝更深的秘密？我不敢久看他怕蛊魅的蓝眸真的把灵魂勾去化成一只海鸥绕着他飞多诡诈的水平线啊永远找不到线头他就躲在那后面把落日，断霞，黄昏星一一都盗走西班牙沉船的金币或是合浦的珍珠我都不羡慕只求做他的一个小小邻居只求他深沉的鼾息能轻轻摇我入梦只求在岸边能拾得他留给我的一枚贝壳好搁在枕边当作海神的名片或是搁在耳边听隐隐的人鱼之歌暧昧而悠远 1996．2**高楼对海**

|  |
| --- |
| 高楼对海，长窗向西黄昏之来多彩而神秘落日去时，把海峡交给晚霞晚霞去时，把海峡交给灯塔我的桌灯也同时亮起于是礼成，夜，便算开始了灯塔是海上的一盏桌灯桌灯，是桌上的一座灯塔照着白发的心事在灯下起伏如满满一海峡风浪一波接一波来撼晚年一生苍茫还留下什么呢除了窗口这一盏孤灯与我共守这一截长夜无论写什么，日记，书信，诗篇都与他，最亲的伙伴第一位读者，共同商讨迟寐的夜色，纷乱的世局比一切知己，甚至家人更能默默地为我分忧有一天白发也不在灯下一生苍茫还留下什么呢除了把落日留给海峡除了把灯塔留给风浪除了把回不了头的世纪留给下不了笔的历史还留下什么呢，一生苍茫？至于这一盏孤灯，寂寞的见证亲爱的读者啊，就留给你们 1998年2月2日 |

 |

 |

 |

 |

 |

 |

 |

 |

 |

 |

 |

 |

 |

 |

 |

 |

 |

 |

 |